

农村演唱材料

牧羊城比武

兰芳 等著

1

目 录

牧羊城比武(评书)

.....刘兰芳 播讲 马文瑞 记录整理(1)

卖鸡(山东快书).....杨润禄(16)

三难新嫂(山东琴书).....吕纪元(22)

易婚记(大调曲对唱).....袁清岑(33)

张廷秀私访(中篇坠子)

.....刘明枝刘世红 口述 冯锦昌 整理(43)

牧羊城比武

(评书)

刘兰芳 播讲 马文瑞 记录整理

牧羊城的狼主完颜寿，看好了五公子岳震，有心要招为郡马，又怕艺业不行，所以要在银安殿御考岳震。完颜寿说：“奔得儿木壮士，你在贺兰山前，救了孤的女儿，孤王很感激，有意赏给你些个金银绸缎，可是我想，再多的钱一化就了，再好的东西，一吃就尽，不如在朝为官，可以博个封妻荫子，改换门庭。不过，不知道你的武艺如何？你可当场献艺，按武艺高低再行封官，你看如何？”五公子岳震心里很明白，完颜寿想招自己为郡马，又怕没能耐，不合适，想看看我的武艺如何！哼，为了得到地理图，练就练吧，想到这儿，冲上磕头：“王家千岁呀！我怎敢在班门弄斧，圣人面前卖字画啊？您老人家是马上的王爷，有万夫不挡之勇，我这两下子不敢献丑啊。”他这么一客气啊，完颜寿更高兴啦。心里说，嘿，看人家年轻人多会说话呀。“哎，不要客套，练一练嘛！”“好吧，那我就不客气啦。”汤琼往旁边一闪身。就在铁瓦银安殿当中，五公子岳震按了按头上的包

头布，勒了勒身上的衣服，提了提靴子，浑身并无绷挂之处，冲着满朝文武作了个罗圈揖：“诸位大人、各位将军，我经师不到，学艺不高，王爷想看看，我也不得不试巴试巴，还望大家多加指教。”说到这儿，叭，立好了门户，然后走行门，迈阔步，叭叭叭，打了一趟八仙拳：

八仙拳，晃荡荡，东倒西歪把人伤；上马插花来盖顶，下劈溜阴带扫蹠；左边拨蛇来助兴，右边丹凤来朝阳；学会八仙拳一套，管叫英雄美名扬。

就见岳震身子滴溜溜地乱转，猫蹠狗闪兔滚鹰翻、猴上树、虎登山、蟒翻身、龙探爪，施展了六绝。练完之后，往旁边一窜身形，收住了招数，面不改色，气不长出，再看满朝文武，异口同声：“好！”那么是不是都懂呢？哪儿都懂啊？有的是跟着随口答音。象那文官他知道什么好不好啊？不过他会看，看什么呢？看完颜寿的脸色。完颜寿手捻着胡须，一边瞧着一边点头。这些文官一看，哼，老王爷点头，那一定是好。“好！”其实呀，溜须哪！不懂装懂。老王爷看完，心中大喜呀。哎呀！想不到一个打猎的有这么大能耐。“哎，奔得儿木壮士啊，你惯使什么兵器呢？”“这，哎呀，什么也使不好。不过，什么都能对付两下子。”您听听，要不怎么人家会说话呢。老王爷说：“这么办，你平时是练刀是练剑哪？”“我是练剑。”“那好，把宝剑给他，叫他练一趟剑。”有人把剑递给了岳震，岳震接剑在手，然后按燕翅，推绷簧，大拇哥一碰蛤蟆卡子，咯嘣，呛唧唧唧，亮出宝剑，手掐剑诀，然后喇喇喇，练了一趟剑。周围明白

的一瞧哇，哎呀！人家这剑法太高啦。行家看门道，外行看热闹，完颜寿能打能战，明白呀！一看人家这功夫，不练个十年八年的使不成这样，真是高山藏虎豹，田野埋麒麟哪。有这么好的能耐，打猎去啦。此人招为郡马非常合适呀！老王爷是一边看，一边晃着脑袋：“好，好！”可他忘了，手还抓着胡须哪。一个好，“本儿”把胡子给薅下来好几根儿。等练完收住了招数，“诸位！见笑呵。”又是一片掌声。完颜寿哈哈大笑：“哎呀呀，奔得儿木壮士，有如此惊人本领，孤很高兴啊，我封你为当朝郡马。”刚说出口，岳震还没等谢恩哪，突然，就在殿角那儿，有人高喊一嗓子：“王家千岁，且慢哪！”这一嗓子如打雷一般，把大家吓了一跳。五公子岳震也抬头观瞧：“哟！”见殿角那儿站着一人，气得面色更变。此人身高过丈，项短脖粗，肚大腰慈，这个脸盘子跟头号洗脸盆子底那么大个儿，长得是一道一道的，一道黑一道红一道白的，长个花脸。扫帚眉、环眼、金睛、鹰勾鼻子大嘴岔儿，一口黄板牙，嘴唇子还挺厚，头戴帅字盔，上插紫金翎，身挂金装甲，外罩红罗袍，你甭说，长得还挺威风哪，真象天尊罗汉一般。大家一瞧，认识。乃是牧羊城的元帅铁飞龙。完颜寿一看铁飞龙喊这一声，脑袋嗡了一下，心说坏了，我把铁元帅得罪了。怎么？这里头还真有个原因。

这个铁飞龙啊，今年四十二啦。老婆三年前死了，留下个孩子都十三啦，可是他并没续弦，为什么哪？他看上瑞先郡主啦，一心想图郡主。他一合计，完颜寿又没儿子，要是

我能娶了郡主，当上郡马，老头子一死，这座城池就是我的了。所以，他尽心竭力地在牧羊城统领三军，守候城池，完颜寿也很满意他。不过，他自己却不敢提这门亲事，因为年龄差得太多啦。偏赶上去年八月十五，完颜寿请旺丹、耶律白，这是两个丞相，元帅铁飞龙，在御果园饮酒赏月，酒席前，铁飞龙满酒添菜非常地殷勤，耶律白问完颜寿：“狼主啊，你看铁元帅为人如何哪？”完颜寿喝得有七分醉呀，“哎，这还用问吗？铁元帅好，忠心耿耿啊。统领三军，顶重盔、披寒甲、穿铁鞋、踏寒冰，冷腔热肚皮，很不容易啊！我这座牧羊城，治理得井井有条，如此得安静，多亏铁元帅啊。”

“哼，好！想不到狼主对铁元帅还有这么高的评价哪！”

“那没有说的，只要有我的王位，你放心，我不会亏待他。”

“要这么说，你们两家再近便近便好不好？我想当个媒人，您就招铁飞龙为郡马，狼主意下如何哪？”“哎，这——”完颜寿一想，也行，因为铁飞龙能耐挺大，跨下马，掌中一对人面铜锤，在三川六国、九沟一十八寨，一百单八邦里头，也算得头条好汉，他合计得是能不能帮助他保住这个王位，不合计年龄合适不合适，相貌合适不合适，所以，点点头，“哼，也好。”他还没等说清楚哪，王妃不乐意啦。王妃心里话，狼主哎，王爷哎，这个亲事你可不能答应。我闺女要看上铁飞龙，早就给我说啦。她始终没提一个字，说明她并没看上铁飞龙。你要给应亲啊，那还了得呀！她要不乐意，再把姑娘逼出个好歹来。哟，咱就这么个宝贝姑娘啊，那可不行。可是王妃还不好明说，所以哪，微微一笑：“哟，狼

主呵，常言说，儿大不由爷，女大不由娘。姑娘二十啦，还是跟她商量商量好。她要乐意，咱就作亲，要不乐意，就等一等再说。”“哎，也对，也对。”这个事不凉不热的放下啦。等到了第二天，夫妻俩把瑞先找来了，就问：“右丞相当媒人，要把你许给铁飞龙，你乐意吗？”瑞先郡主一听啊，这嘴就撅起来喽：“哟，你看他那模样，嘴唇子有一寸厚。哼，谁跟他呀！”扭头就走啦。那还不算，姑娘三天没见她爹娘。为什么？生气啦。你说这亲事还能作吗？完颜寿有点为难啦。还不敢告诉铁飞龙，怕他伤心，因为这座牧羊城是独立的，一切兵权都握在铁飞龙手里。过了有五、六天，铁飞龙去问右丞相耶律白：“我这个亲事怎么样呵？”耶律白就去问完颜寿：“狼主啊，我给提媒，这个亲事作成没有啊？”完颜寿推诿地说：“等一等再说吧。”这个等一等呵，是想等黄，耶律白明白不？明白。但是这小子坏呀，他是黄龙府派到这儿当丞相的，是专为监视完颜寿的。这座牧羊城虽然归北国黄龙府所管，但是，有许多事情根本用不着黄龙府传旨，完颜寿自己就能处理。所以，黄龙府生怕完颜寿造反，才搁了这么个耶律白来看。耶律白是个文人，就得靠着铁飞龙。为了把铁飞龙拽着，成为自己的心腹，他就死乞白咧地来提这个媒。现在他一听，噢，完颜寿是不想把自己的女儿给铁飞龙，我要这么跟铁飞龙一说，这小子是非生气不可，还得对我不乐意。得啦，我呀，给他来个两头糊弄。耶律白见了铁飞龙就说啦：“铁元帅，甭着急，狼主说啦，再等一等。这个意思是看你为人如何？要是狼主特别好，亲事就

能成。所以你呀，要对狼主尽心尽力。”铁飞龙心眼儿实，当真的啦，所以，特别地卖命。又过了两、三个月，铁飞龙又问来啦：“丞相啊，我那亲事怎么样？”“哼，差不离啦，甭着急。”等来等去，今天杀出个奔得儿木来，老狼主当场许郡马，你说铁飞龙生气不？哎呀，这个铁飞龙，就觉得头发懵，脑发胀，心里这个乱哪，苦辣酸麻咸，也说不上是什么滋味。心里想，“狼主啊，你不对呀。你把女儿已经答应许给我了，怎么又招上郡马啦？你这不是一女二聘吗？别的能让人，这媳妇能让人吗？不行！”所以他可着嗓子喊了一声。完颜寿一看是他，心里咯噔一下子。噢，铁飞龙想娶瑞先，叫我给挡了，他心里不舒服，这也难怪，得啦，我也甭呛着他，大面上过得去就得啦。忙问到：“铁元帅，你有什么话说呀？”铁飞龙几步来到近前：“狼主，你招这个人为郡马，我不服。”“噢，哎？你有什么不服的呀？”“我们北国招郡马看的是能耐，不是看的人样子，请问，这个奔得儿木有什么能耐？”“你没看见他的拳脚剑法吗？孤看得不错，你看呢？”“哎！这叫能耐吗？这叫花拳绣腿，有钱的公子哥儿练练身子骨，活动活动筋骨，不能算能耐。要讲能耐，得两个人打交手仗，谁把谁胜了，杀七个宰八个，这才算有能耐哪。”“你说得远啦，现在又没有战事，那怎么能够看出高低来哪？”“狼主！为臣愿意陪他走上几合，他要把我打败了，哎，他当郡马。那么，我要把他打败了，狼主，又该怎么样呢？”完颜寿明白啦，这是想要比武夺郡马。完颜寿从心里不乐意，所以没点头。五公子岳震在旁边听

得明明白白的，噢，这小子不乐意啦，他是想当郡马。其实我根本不是图瑞先郡主，我只不过为的是借这个机会，能够进入皇宫内院偷出地理图，好解救我的二哥。可是你这小子，这么争，我还真得给你试试，把你治服了，看你们哪个小瞧我奔得儿木。这就叫争之不足，让之有余。岳震想到这儿，冲上磕头：“狼主，我愿意陪这位大人走上几合。”“噢，他是我的元帅，叫铁飞龙。”“那好，铁元帅，就请您过招吧。”“哼，好！”完颜寿想拦也拦不住啦。右丞相耶律白也愿意打，意思是叫铁飞龙治死这个奔得儿木；旺丹呢，也愿意叫打。心里想，你要夺郡主呵，那不行，这个打豹英雄，能打豹子也能揍人，你说这个仗能打不起来吗？再看铁飞龙，摘盔御甲，大布包头，浑身收拾得紧衬利落，往当场一站。五公子岳震很客气：“铁元帅，您高抬贵手啊。”“不要客气，看招。”这小子左手“叭”一晃，右手的拳头“唔”的一声直奔五公子的面门捣来，这一招叫“通天炮”。五公子并不在意，微微一闪身，拳头走空了。用左手“叭”一叼他腕子。要是把他腕子抓住了，三个手指头一勾他脉门——寸关尺，这小子这只胳膊就废啦。那铁飞龙也不含糊，“叭”把拳头往回一撤，双风贯耳，又奔岳震打来。岳震左臂藏头，来个白鹤展翅，“叭”往外一分，使双掌往里进招。两个人插招换式，战在一块。多没有，七、八个回合，就发现了这个铁飞龙还是真有点能耐。别看那么大的个子，一点都不笨哪，前窜后跳、左蹦右闪，很灵活；五公子岳震全仗着功底深。小时候跟哥哥练艺，后来拜了雷玉亭，又跟周

祥学过几个月。所以，有经验、有能耐，变化灵活，招数巧妙。三打两打，猛然间一下子“叭”拽住了铁飞龙的胳膊，往怀里一带，往外一扔，“噔噔噔噔……啪！”扔出能有一丈五去，来个仰面朝天，后脑袋垫到地上，差点脑震荡。这小子摔得脑袋嗡嗡直响。五公子往前一进身，用手相搀：“哎呀！铁元帅，我失手啦。”老王爷完颜寿心里高兴啊，嘿，我这姑爷太好啦。不禁高声喊道：“奔得儿木将军听封！”刚说一个“封”字，再看铁飞龙一个鲤鱼打挺，“本儿”就站起来来了：“王家千岁，我不服。”“嗯？铁元帅，你败了怎么还不服呢？”“哼！人有失手，马有露蹄，刚才是我一时的失神，这一招不算，再来一次。”“铁元帅，怎么能够出尔反尔呢？”岳震说：“狼主千岁，他不是不服吗？就再来一回。”铁飞龙听说再来一回，象虎一样地就冲岳震扑过来了，就在岳震身后“呸”拦腰就给抱住了。岳震一看，他把自己给抱住了，也吓了一跳。这小子一下子就想把岳震摔出去，哪知道，岳震的两只脚就象生根一样扎在地上。他晃了三晃没晃动，岳震可就下手啦。右腿往后“叭”的一插，插到这小子两只脚中间，然后用脚尖一挂这小子的后脚跟，用膀子往后一靠，这叫虎座，脚下一带，身子往上一提，两只胳膊“叭”往外一推，铁飞龙再也站不住了，“噔噔噔噔……啪！”又一个跟头。这两个跟头啊，弄得满朝文武哈哈大笑。事情就是这样，老在一起，哪能都交得到啊。有向铁飞龙的，还就有向奔得儿木的。挺大的元帅叫人家一个打猎的摔了两个跟头，大伙都笑话铁飞龙。哪知道，铁飞龙站起来又喊

上啦：“我还不服。”他还不服呢？完颜寿这回把脸沉下来啦：“铁元帅，你有点太不知自爱了吧！摔了两次跟头，你还不服？”“狼主，我就是不服。你可别怪我撕破面皮啊，您还记得吗？去年八月十五，在御果园凉亭上，您是怎么说的？有右丞相耶律白给我提亲，您已经答应啦。可是拖延到今天，你反而将郡主许给这个奔得儿木，所以我不服。”

“哼，铁飞龙，甭忘了我是君，你是臣，我的女儿我愿意给谁给谁，你还敢强迫于我吗？”“臣不敢。您要这么说，我跺脚就走。可是办事，您得一碗水端平喽，叫大家看得都对呀。你怎么能一女二聘哪？”“这，耶律白给你提媒，我没答应啊。”“好啦，王爷。以往话不说啦，就说现在吧。如果您念在我们老君老臣多年，您让我上马提锤，和这个奔得儿木战上几合。他把我打败了，我要再说出不服的话，我就不是人；可是，我要把他打败的话，千岁呀，您就看着办吧。”

“这……，那不行，刀枪无眼，一旦伤着怎么办呢？”耶律白眼珠儿一转：“千岁呀，咱们既然已学仿古人，比武夺郡马，就让他们比到底，我看合适。”旺丹在旁一想，奔得儿木的这个媒人是我当的，我提亲就得成。哼，打就打！反正铁飞龙都败了两阵啦：“千岁呀，要不然，就让他们比试试嘛！”“这……，嗯，奔得儿木壮士，你乐意吗？”岳震心想，一不作二不休，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。反正我把他摔倒两次啦，就再打一次，他能有什么便宜可占呢？“千岁，铁元帅话到为准，他怎么说我就怎么作，只要他乐意，我没说的。”“好！既然如此，众家爱卿，孤今天倒要看一看铁元

帅和奔得儿木壮士二人比武究竟如何？来来来，打道教军场。”这一回可有活儿干喽。文官上轿，武将骑马，呼噜呼噜地一齐赶奔教军场。

教军场离牧羊城不太远，这个地方前边是一马平川，用缆绳拦着，四周插着五色的小旗，早有军兵在这儿把守。远处是个高台，上边有桌子，桌子后边有椅子。完颜寿往台上一坐，两旁边按着品级，文武官员一站。再看铁飞龙早已顶盔挂甲，罩衣束带，系甲拦裙，浑身上下收拾得紧衬利落，冲着手下人高喊：“来呀，备马抬锤。”“喳！”有人给他带过来花斑豹。这小子抓缰在手，扳马勿蹬，上了坐骑，两脚踹蹬，马奔教军场当中。“呱儿呱儿呱儿……（马蹄声）吁！”

“奔得儿木，过来！”五公子抬头一看，哎呀！大吃一惊。怎么？一看铁飞龙手中这对人面铜锤大的出了号啦。公子着急啦，我要知道这个，把我那对擂鼓喻金锤带来呗。他没带，为什么没带呢？因为那是岳云的锤北国人认识的。

“王家千岁，这个郡马我让给铁元帅啦，我不打啦。”“怎么？你怯阵啦。”“非是草民怯阵，你看铁元帅这对锤如此厉害，我没兵刃哪！身为大将，没有好兵刃，如断双手，怎能交战？”“噢，这个不妨。你看，我这兵刃架子上，各种兵器都有，你挑一样不就完了吗。”“千岁，您是马上的王爷，您还不懂吗？这些个兵刃，我已看啦，枪锤棍棒，分量都小，碰上他那个大锤，沾上就得飞，遇上就得出手，怎么能用呢？”“噢，有理。那你得使什么样的兵器合适呢？”

“他使锤，我也得使锤。”“嗨，这有何难。来呀，凡是使

锤的将军，把锤都拿到这儿，叫奔得儿木来挑。”一会儿的功夫，劈哩啪啦就扔到地上十几对锤。有的会省事：“哎，奔得儿木壮士，你看我这对锤行不行？”岳震一看哪，气乐了。怎么？都跟那篮球个儿差不多，太小啦，要是和人家铁飞龙比呀，差之天地，四个锤头也未必能赶上人家一个锤头。“千岁呀，分量太轻，这都不行。”“哎呀，那你得使多大分量的呢？”“他使多大锤，我使多大锤。”“这可难啦，孤现给你打都来不及呀！”就在这时候，忽然，狼主的身后有人说话啦：“哟，父王呵，您怎么忘了呢？我们兵库里不是有一对金锤吗？就将宝锤请出，让他使不就完了吗？”狼主回头一瞧，是他女儿瑞先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的。宝锤？什么宝锤呀？那是金禅子那对八楞紫金锤。金禅子死了之后，这对锤送回北国，落在牧羊城的兵器库里。老狼主乌其买封为宝锤。是凡进犯中原的军卒，都得到牧羊城来拜金禅子的金锤。意思是向金禅子学，死在中原拉倒。姑娘一提醒，狼主一皱眉：“噯，那个锤拿不得。”“哟，怎么拿不得？使不坏、弄不坏，使完再送回去呗。”“我是怕叫乌其买知道，问我有罪。”“哟，我不说，你不说，我看他们哪个敢说？”“使得？”“使得。要不然，这郡马可就招不成啦。”“好！传我的旨意，有请宝锤。”立即派人传旨到宝库，在香案前宣读完旨意，将宝锤抬出来。四个人抬一个，“咣啷，咣啷”往教军场的旁边一扔，狼主说：“奔得儿木壮士，你看这对锤怎么样啊？”五公子一瞧，哎呀！这对锤可太好啦。八楞紫金锤。“王爷千岁，这对锤正合我意。”

“好，你与我大战铁飞龙元帅。”

岳震把八楞紫金锤拿在手里，舞了两下，不轻不重，正得手，挂在马的得胜钩上，然后翻身上马直奔梅花圈内。汤琼小声嘱咐：“兄弟，这一仗说什么也得打赢，可就看这一招啦。”“我知道。”铁飞龙抬头一瞧大吃一惊，哎呀！这个奔得儿木能拿动金禅子的锤，可称是神力呀！他能是个猎户吗？我是牧羊城的统帅，叫他摔了两个跟头啦。不好，这个人十有八九是宋朝的奸细。哼，现在两国正在盘龙山打仗啊，盘龙山的地理图就在牧羊城内，这两个人的五官象貌也象中原人，他们会不会是为地理图而来呢？又一想，哎，现在我说什么，老王爷也不会听啊，还得说我是嫉妒人家。干脆这样，我先用好言相劝，他若能听我的良言，走啦，就不是奸细；要不听，我用锤把他“拍”死就得啦。想到这儿，铁飞龙低低的声音说：“哎！奔得儿木壮士，你我远日无怨，近日无仇。教场比武可就得上个高低生死跟着，别忘了，我是元帅，你乃草民，你敢动我一根汗毛，老狼主不会答应你。就算你打赢了，只要我铁飞龙不死，我也不能让你当上这个郡马。依我良言相劝，你还是远走高飞，把这个郡马让给我，铁飞龙不能亏了你，要金给金，要银给银，要房产土地都行，你说要什么吧？要官也可以，你可先在我的营中听令，将来有功之时，奏明狼主，必然封赏。可是，你要非夺郡主不可，哼……，我就要你的狗命。”五公子岳震心里话，值得吗？生这么大气。故意地气他：“哎哟！你早说呀，要说你又给官又给钱的，我不早就不给你比武了吗？现在说晚了，

逼到这儿啦。你说我一跑，知道的，我让你，不知道的，该说我胆小啦。人家谈论起来，某年某月某日奔得儿木败在铁元帅之手，我一辈子也出息不了啦。再说我就是走喽，郡主也不一定跟你。你看见没有，那郡主看上我奔得儿木啦，可没看上你铁飞龙。”“哼，气死我也！哇呀呀……，不识抬举，招锤！”锤举到空中，使足力气，直奔五公子顶梁砸来。五公子晃动金锤，海底捞月，往上就迎，四柄锤在空中相碰，就听着“啪！”半天空中就好象打了一个炸雷一样。两个人多大力气不知道，震得周围官兵就觉得耳朵“嗡”地一声，就跟聋了一样。“震耳欲聋”这四个字，就是从这儿得来的。两匹战马，“踏、踏、踏……”倒退了多少步啊，铁飞龙才带住了坐骑。“吁！”觉得膀子不得劲，口中叹道：“哎呀！好大的力气呀！”岳震也觉得震得心里难受。嗯，铁飞龙真是好样的，不含糊啊！可惜呀，你保的是北国，咱俩是对立的仇敌。“来，再来一次！”“梆！梆！梆！”又碰了几锤，然后马打盘旋，交战在了一起。两旁众人，观情瞭阵，六面鼓，八面锣，连敲带打。“将军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啊！”“咚、咚、咚、……”给谁助威呢？不知道，两边都助威。汤琼真着急呀，在旁边望看，替他兄弟捏把汗。这要输了，就将前功尽弃。完颜寿看得都直了眼啦。瑞先公主呢，心里话，哟，铁飞龙你真不知道自爱呀，在这里横搅。哼，如果奔得儿木打赢了，万事皆休；如果败了，我下去揍他。这还要俩打一个呢，你说铁飞龙能好吗。两个人战了三十多个回合，五公子暗暗吃惊啊。那铁飞龙舞动这对人面铜锤，

划动风声，是越打越猛，越战越凶，自己的力气可跟不上啦。原因是，铁飞龙四十出头，正在壮年，力气足，再一个他豁上命拼了；岳震呢，年龄毕竟还小，再加上连日来不得好吃，不得好睡，这身体跟不上啊。哎呀！我再要赢不了他，可够呛呀。得啦，用我的绝招赢他，真个的，雷老先生教的锤还能打败仗啊？我们岳家的锤招，是锤祖宗。想到这儿，虚晃一招，“叭”，一蹶战马，拉个败势，“踏、踏、踏……”败阵而走。其实是假败，这马都训练出来啦。要是真败，两脚踉跄，身子往下一哈，战马一哈腰，马跑一条线，肚皮擦地皮，这是真败。要是假败呢？身子别往下爬，髌膝盖往里一使劲，把马肚子都要夹起来啦，战马就明白啦，噢！这是假败呀，那咱就假跑吧，假跑？啊！光摆豚子的跑。你听吧，“踏、踏、踏……”响声挺大，可不出里数。这边一败呀，铁飞龙也懵啦。他还以为真败了呢，心想，败了？我非把你揍死不可。有了你，我就是招了郡马，瑞先郡主也不会跟我一心。谁叫你是小白脸了呢？追，催马就追下来啦。别看五公子不回头，身为大将，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。他听着背后这“踏踏”的马蹄子声音，和这威武铃“噹噹”作响的声音，知道离自己不远啦。左手的锤柄“啪”，往铁骨梁榫关头那窟窿眼儿里一插，然后抓住了中间这骨碌锤柄，全身的重心都在左胳膊上啦。右脚“叭”的一甩蹬，都预备好啦。此时，铁飞龙赶到往前一探身，手中的大锤“叭”，直奔岳震的后脑盖而来。岳震听得背后风声大作，两脚踉跄，马往前蹿，紧跟着，忽悠一下子，身子翻到了马肚子旁边。

这一招叫“蹬里藏身”。此时，铁飞龙也懵啦。我砸上没砸上啊？要说没砸上，他怎么没影儿了呢？要说砸上啦，怎么没听见“啪”的一声呢？就在这一愣神儿的功夫，五公子右手锤一甩手，“唔”的一声，单锤就出去啦。这一招十拿九稳，神仙都逃不了，揍到脑袋上，当时就脑浆迸裂。可是岳震打的时候想到了，我要把他打死呵，不仅我这郡马招不成，图也弄不到手，而且我和我这汤哥哥就都得被擒。我现在报的是老百姓啊，哪个老百姓敢打朝廷命官哪？揍元帅，人家非疑心不可。谁没有仨亲的，俩厚的，这一咬我，一叮我，我就走不了啦。可是我要不把他打爬下呢！这小子没皮没脸，事情还是完不了。干脆我来个不轻不重、不紧不慢的一锤，叫他记下半辈儿。所以他没往脑袋上打，而是往下一悠，手下留情啦。这锤奔他的前胸护心镜就去啦。“啪”的一声护心镜碎了；绊甲丝绦“嘎叭”一声都折了；铁甲一抖“哗”都散了。这一锤呀，正夯到心口上，这叫离心锤。正赶上这小子一张嘴、一提气，“梆！”锤正好到了。“哎哟！我的妈呀！”就觉得一口血往上一涌，上也上不来，咽也咽不下去，一阵难受，气出不匀，铁飞龙强打精神，双脚带蹬，战马败下阵去。

五公子翻身上马，来到近前，夜叉探海，将锤捡起来。再看教场里，军兵将官，欢呼跳跃：“奔得儿木赢啦，郡马是他的喽！”五公子来到看台，拜见完颜寿。老王爷哈哈大笑：“哎呀呀，英雄。果然奇才呀！孤封你为当朝郡马。”